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黃繡球 第七回 闡講義乘涼吃西瓜 辦學堂抗言懷北美

話說那日法科一天，天氣甚熱，點名出題之後，已過辰刻。向例雖亦是局門，而此等考試不比歲科考，必須恪遵功令，故因熱不可耐，也就傳示散卷，官話叫做體恤士子。其實局門散卷，都屬具文。要說體恤，莫如竟把膏火獎賞與那賓興費，按人勻給就完了。閒話少敘。這日黃通理於黎明進場之時，感受暑氣，文機索然。坐定後，又見那考生笑語喧嘩，攪得神思混濁，頭目昏花，深悔多此一行，抵樁曳白而出，故連那題目，也無心觀看。及至得了攜卷出場之令，匆匆回家，反覺心目間豁然開爽。黃繡球問道：「你如何這樣快已交了卷了？」黃通理道：「我還未曉得是何題目，那裡有卷可交？」便說知其故，說時從新去到別人家，去將題目問了回來，卻是一篇經義，兩篇論題，另外一個紙條，寫著道：「詩云不愆不忘義」、「王安石論」、「策論八股優劣論」。把這三個題目的命意一想，無非庸腐錮舊的宗旨：不愆不忘者，分明說要守著祖宗制度，不可改革；王安石乃是以新法敗壞宋朝之人，亦是借他做個影子，叫人勿言新法；第三題雖是問的口氣，實也側重八股，有個此優於彼之意。據此看來，這卷子無甚做頭。若照我的見解意思做了上去，必與他宗旨反對，且就此可見這官的頑固，不是能奉行新法的。怪道他接了辦警察、辦學堂的文書，攔住了不發出來，將來還怕不是含含糊糊敷衍過去？黃繡球說：「話雖如此，但是做文章，原要自出機杼，自行發揮，不是迎合他人的嗜好。況你又並非真為了科舉，爭什麼名次高下？做也罷，不做也罷，倒是這三個題目，據你的見解，自然有不同之處。我卻不但莫測你的見解，便是那不愆不忘的書理，與王安石的人物歷史，我也不知。你可講給我聽，就拿你的講義。寫在卷子上面，來得及，便交了去，試試衡文的眼法；來不及，只算當我是個女學生，講兩首書，你又何樂不為呢？」

黃通理笑道：「這『不愆不忘』的一句書，在《孟子》上，小孩子已經讀過，應該會講了，先叫小孩子講幾句聽聽。」於是他那小孩子便照著朱注講過一遍。黃繡球問：「講的可是？」黃通理道：「不差。但這句書『不愆與不忘』，雖是四字對舉，卻為一意交互。愆訓過失，凡先王之法，似其不愆者，必宜遵守勿忘；如忘之，即非先王之法。若其已愆，又宜及時修改，使歸於不愆而後已，故常有舊章可以率循。後人把這四字，看成兩概，只死守下句，以詞害意，動不動說是先王法度，可愆不可忘，豈知愆是差脫之意，如五星運行失所，亦謂之愆。星行尚有失所之期，故先王立法，亦斷無久而不愆之理。後人只將『愆』字作為違背先王的說法，猶言不可違背先王，因而連先王已愆之法，也斤斤守著，不知法已衍，即非舊章，果能率由舊章，必須不忘其不愆之法。這句書要如此講，始覺圓活。觀上文徒法不能以自行的這一句，更為分明。不然，只要是法，何以又不能行呢？」

黃繡球與他大兒子一齊聽著，均自無語。他那小兒子在旁，說：「這書我還未讀，聽父親講來，也尚懂得。既這麼講，何以這句書，不說『不忘不愆』，要說『不愆不忘』呢？」黃通理說：「你這孩子，又來駁我了。古人文字，本有倒裝句法，這兩句是《孟子》引的《毛詩》，那《毛詩》是有韻的，取『忘』字與下句『章』字協韻而已。」黃繡球問道：「然則他命題之意，一定是尋常解識，與你大不相同。但他那尋常解識，本於朱夫子。你這異常解識，在古人中也有說過的沒有？」

黃通理道：「大凡讀書，原不可拘文牽義，泥然章句，講法與書理相合，就是近人的，也多有可採，講法與書理不相合，不要說朱夫子，便連孔夫子豈能信得？法國從前有一位文明初祖，名叫笛卡兒，其學以懷疑為宗旨，謂於疑中求信，其信乃真。此理釐然有當吾心，吾即取之，苟然不慊吾心，吾即棄之。雖古今中外之聖哲，同所稱述，皆疑而不信。我今講這句書，只是憑我見解，何須依傍古人？現在天下大勢，正坐依傍古人，不論古人說得是的，說得錯的，毫無法擇，一味崇拜，所以見理不明，謬種流傳，達於腐敗極點。一二新進後生，略聞異說，卻又把中國數千年來先生留傳的良法美意，偶因古人一兩處的誤會誤解，就牽連一概抹煞，囂然騰辨，漸漸的分出舊學新學，舊黨新黨的諸般名目。其實有舊學的，方能窺見新學；真維新的，無不從舊學中考察折衷而來。譬如裁制一衣，料子換了新的，而做法一樣有領緣襟袖，不能出舊式範圍；建造一屋，木石換了新的，而造法一樣有門窗戶壁，不能破舊時間架。只不過衣服的長短大小，要合體，房屋的寬狹明暗，要合宜，不可應該長大的仍裁得短小，應該寬廣明爽的，仍造得窄而且暗，這就叫做維新不守舊，也就叫做不愆不忘，率由舊章了。若故意做衣服做得不合體，造房子造得不合宜，以為新鮮奇異，卻已忘記了衣服房子的不愆制度，不得為之率由舊章。舊章既失，便新不成新，舊不成舊，一物一器，尚不適用，何況那政治上的事，關於民生國計的呢？我如今講了這半天，待我便將此意，發出一篇講義來。至於那王安石的人物歷史，策論八股的優劣比較，一時說給你們，也來不及，索性也待我做他出來，再看再談。」

當時黃繡球領了兩個孩子走開，黃通理自在書房內構思作文。那天氣竟酷熱無比，到了黃昏，寒暑表尚高在九十幾度。黃繡球說：「如此熱法，何苦必定要去做他？不如端張椅兒，仍舊談談說說，當作乘涼。」黃通理卻文思泉湧，筆不停揮的坐在燈下，並不起草，就一行一行寫在卷子上面，真有得意疾書之樂。黃繡球放心不下，時常走去看他，替他扇子，趕蚊子。頃刻之間，已成了一篇不愆不忘的講義，一篇王安石論，暫為擱筆。命他孩子們捧一個西瓜出來，交與黃繡球，逼些瓜汁來飲，略為潤燥。他大孩子聞得有西瓜吃，忙去揀了個大的，滑手一跌，將西瓜跌成兩片。黃通理道：「看你做事慌張，好好的一個瓜，又送在你手裡。」黃繡球上前看時，這瓜白瓤白子，像還未熟。黃通理聽說是白瓤白子，便道：「這也罷了，還沒有什麼可惜；要是黃瓤黃子的，有此一跌，就應著不是個好兆頭。」

黃繡球聞之，知此話寓著那黃種白種的意思，對他大兒子道：「你明白你老子的這句話麼？你看這西瓜，外面的形式，就如那書桌上擺的地球儀一樣；內裡的瓜瓤瓜子，就如地球上各色種族人民一樣。瓜子是種，瓜瓤是族，瓜子附著瓜瓤，就如人種各附其族，雖然瓜是黃瓤，不必定是黃子，瓜是白瓤不必定是白子，而人民不能離族以居，就如瓜子不能離開瓜瓤而生，是一個道理。如今這跌碎的瓜，是白瓤白子，怎麼你老子說不甚可惜，要是黃瓤黃子，就可惜了呢？不過影著白的是外國種族，黃的是中國種族，中國種自然要有愛中國種的一副心腸，所以說出這句話。這個理路，是前次我夢見那羅蘭夫人，她說她是白家的人，我是黃家的人。這兩句話，你老子剖析與我聽了，我才曉得的。故此我們父子娘兒們，既然生在中國，算了黃種，切須自己愛護著同種。大家你愛我，我愛你，生怕傷害了似的。並不是說西瓜定要揀白瓤的吃，黃瓤的就預先看得出，不可破開來吃呀。你們不要聽了，又拘執班駁起來。」黃繡球這樣說著，只見黃通理又去據案而書，黃繡球忙又另開了一個西瓜，逼了一碗瓜汁送去。約莫到二更時分，三篇都已寫畢，把那《王安石論》、《策論八股優劣論》也都略與黃繡球解說了。

次日不及辰刻，即交入禮房。別人交卷的，也紛紛而來，卻還只收得三分之一。黃通理趁手接著一位熟人所做的卷子，翻開來一看，只做了首尾兩篇，當中的一篇王安石論，並不曾有。那人因問道：「少做一篇，不算不完全卷嗎？你看看我這《四書》義鈔得還像麼？至於那策論比八股，自然策論在前，八股在後。自從有《古文觀止》以來，就有《國策》的，怎麼不比八股優點？這官出題目，也實在不倫不類。我卻將此意做在裡面了，請教你可是不是？」黃通理聽了這些謬話，連連將卷子替他交上，口稱「高明極了」。一面說，一面見那禮房在那裡齊集文書，一張張都寫好折起來的，問知就是要舉辦警察學堂的告示，今日送進去標朱用印，再歇幾天，便發出去四面張貼。黃通理因先抽了一張辦學堂的，央借一看，上面寫著：

為出示曉諭事：照得某月某日，奉府憲紮，轉奉藩憲札開：「奉憲督撫憲行知，承准學務部咨稱：現在京師已設立大學堂，各行省之府廳州縣，亦迭經奉諭舉辦，自應督飭酌量興立中小學堂，以宏樂育，而開風氣等因。準此，札司通飭，等因到府。」奉此札縣，等因到縣。除移商儒學訓導外，為此示仰闔邑紳民及舉貢生童知悉，如有熟悉學堂事宜，著即具稟來縣，以憑核詳上憲，遵辦無違，特示。

黃通理看過之後，交還禮房，辭了出來，心下躊躇：這告示明說叫人具稟請辦，卻不說辦的款子要人報捐，亦不說是將書院改為學堂，囫圇吞棗，大約要等人一個個稟了上去再定主意。這其中很有多少敷衍取巧的法子。如果具稟的，肯捐款子，便與批准候

詳；不捐的，但具空稟，便可批駁不准。那批准的，或有八個十個，估量湊成一宗巨款，他然後詳請上司，以學堂並入書院，拿書院舊有經費，作為學堂經費，再在捐款內略添補些，其餘即盡歸中飽，這個隱情，是如今官場辦事的人人如此。我必猜著八九。所以張先生曉得他內中的意思，來關照於我。他這告示上，不先說籌捐者，正是巧於為計。倘或具稟請辦的，個個都不提倡字，他自然又有後文。

當下回家，將此話與黃繡球說知。黃繡球道：「他這學堂無論捐不捐，總是個官辦的了。我們也不要上什麼條陳，參什麼議論，頂好借著他『開風氣，宏樂育』的兩句話，另外稟請辦個私立學堂，就出個一二千，買他一個准字，他算是捐也好，他說不是捐也好，只求不受他的壓制，庶乎我們得行其志，可以好好的立起學堂章程、教育科則，造就些人才出來。」黃通理想道：「這話何嘗不是。但我們不辦則已，要辦，就不能像官辦的草率敷衍，那經費談何容易？既出一二千送與官，又須獨任義務，真個變盡產業，也未必濟事。」黃繡球說：「這卻不然，你不常說：人不可有倚賴之心嗎？辦學堂是何等鄭重的第一大事，豈可倚賴如今的腐敗官場？若講少經費不濟事，我又有一段書，是近來看的要說給你聽了。那書上講，北美國有個農家女，名叫美利萊恩，她自言：『誓志以教育為世界建國，苟妾有千百之生命，願盡為教育界之犧牲；苟妾得無量數之財產，願盡為教育界之資本。』其初在鄉自立一學校，說於鄉，鄉人笑之；說於市，市人非之；請於巨紳貴族，更嗤之以鼻。而其從事於學，奔波於教育，至於三十餘歲，猶不嫁人。後游於大學，遇著一位知己，極力贊成。未二年，即成為大教育家。此處放一線之光，彼地立一竿之影，皆自彼苦心孤詣。一個寒微女子而起，彼又常自說道：『一國之教育，譬如樹谷者之播種子，多一粒嘉種，便多一畝嘉谷。』今日北美合眾國，建立文明世界，就是他撒種造因，才有這般結果。我雖出身寒微，還比不上這美利萊恩，卻平日受你的熏陶，承你的意旨，覺得就是變盡產業，開辦一個學堂，也不為過，安見他日也不遇著個贊成的人呢？」

黃通理又道：「你真能有此志願，我那有個不樂從的？這位美利萊恩女子的事跡，我卻不甚詳細，想必是女中極有才學的，所以她能自任教育。像我實不敢承當。你雖立志可嘉，只怕也才不勝任，這便如何？」黃繡球道：「這位萊恩女杰，她才學固然卓越，但她也只從口講指畫入手，每遇鄉愚，津津樂道；凡有教育，皆注意在倫理憲法上使人人知公德，不以囂張為自由。這些才情，我自問，卻也還擔負得起。只請你多替我講些學問的大綱節目，我自能領會研究，演說與學堂中人聽去。就不在我這學堂中人，也可四面八方去說給他們，原不拘拘的要立個教習名目。況且我有所見，請你筆述出來；你有撰作，叫我演說起來，尤為兩便，不比請幾位教習強得多嗎？」

黃通理聽黃繡球說得高興，著實打算了好些，說：「這麼辦罷，你我既經同黃禍說過，沒有了錢，若是馬上賣田賣房子，招人耳目，事頗不妥。待我且去向張先生暗中商量一番，就把家中那後面的一帶房屋修理出來，也是大大的三間。先設一個家塾，收些本家子弟，便連女孩子們也可招徠幾個，立定了一個規模，再推廣而行。所以要同張先生先去商量：一來前日約他另談，不可不有個回報與他；二來這事總是個學堂的因頭，與他商量的，不怕出什麼叉子。我們中國，一向是專制政體，民間辦事，不能憑著一時激烈，反以熱心貽誤全局。故有你的勇猛進取，就不能無我的審慎周詳，這就叫做相輔而成，你道是否？」下文如何，再聽分解。